

北齊書卷二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陵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爲槨材人或勸



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

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彊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

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軍
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末河北流
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
縣河間邢杲反於青兗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
銜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
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尔朱榮也蘭根聞
其計遂密告尔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
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托附之求
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啓聞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
率募鄉曲欲防井陘時尔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

蘭根與戰大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舉義因在中
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
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
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
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崔陵同心固請於高
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
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毀深爲
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
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同達蘭根旣預義勲位居端揆至
是始敘復岐州勲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

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諡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秘書郎中以建義勲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旣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爲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

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爲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顯祖諮議參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

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愷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若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愷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

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陵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陵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陵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爲社稷主陵

北齊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五十一
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僞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陵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因逃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陵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陵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陵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陵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勛爲之旣居樞要又以

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陵備刺史鹵簿而迎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陵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驩譁陵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歎爲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陵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陵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陵言

告遲遲啓世宗絕悽朝謁悽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
頴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鎖悽赴晉陽而訊之悽不伏遲
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悽在禁謂子才曰卿知
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悽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
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
之於世宗曰崔悽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
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悽若在
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
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
不弘悽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

則奈何元康曰崔悽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
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悽進謁
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頴
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
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迴授第九
弟約悽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
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悽妹爲妃勅中使曰好作法用
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
貴悽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爲東
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悽尋遇偏風而馮氏驕縱受

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悛俱召詣廷尉尋有別勅斬馮
於都市悛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悛歷覽羣書兼有
辭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率
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
此譏之悛素與魏收不協收旣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
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明彊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巖然言不妄
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爲開府西
閣祭酒崔暹爲中尉啓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
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晞陪從俱爲諸子賓

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
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
父悛侍宴又勅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
此詩何如其父咸云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
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爲崔瞻父子天
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
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
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
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
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旣施行愔又曰

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三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勅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大寧元年除衛

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耳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諡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

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七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喫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悽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內史興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旣濟勞之曰卿爲親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儵學識有才思風調甚

高武平中琅琊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州刺史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偁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悽族叔景鳳字鸞叔悽五世祖逞立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

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
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
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悽族子
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
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
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閭祭酒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
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爲慰勞青州使
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
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
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

州還勅修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
書舍人天保初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
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
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
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
之美猶以爲累德況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韻溫雅風
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通尚
志家風有餘

北齊書卷二十三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崔稜傳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北史

刺史上有濟州二字

子國字法峻○北史國作問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六

孫 攀

陳元康

杜 弼

孫攀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攀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

北齊書卷之二十四 列傳
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
舉自代高祖引舉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舉援筆立成
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
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
旣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
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
舉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
時又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爲
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
於是所獲甚衆舉之計也舉學淺而行薄邢邵嘗謂之

曰更須讀書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
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
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舉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
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
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舉焉贈
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終於鎮
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諡曰貞元
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
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

軍天平元年修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爲
府公高昂所信後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
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
參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
旨甚濟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
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
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
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
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
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命須與苦手世

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
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陛而昇且言曰王方以天
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
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
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
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虞女爲右衛
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爲妻
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
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
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偏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高祖破

周文帝於邗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邗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

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欵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

將攻之不能援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

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卽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羣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厠庫直紇奚舍樂扞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

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
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
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
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
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墮奄及悼傷
既切宜從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
舊封並如故諡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
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
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諡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鑒

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
禮部侍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
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美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
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
杜陵人九世祖鷲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
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
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
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
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

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鬪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

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竇泰總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鑠送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尔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

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弼嘗承聞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

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尔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

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尔猶頓
喪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
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
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
西魏於邽山命爲露布弼手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
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
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
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
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
曰佛性旣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

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旣別非二如
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
詔問曰旣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
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
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
百匹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
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
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
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
物旣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

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流
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
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斐文疊如有所見比之前
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
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
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
私備忘闕不悟姑射疑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
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今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并
序如別詔答云李君遊神冥官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
極羣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

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
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
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
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
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藏之
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
會梁遣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
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
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方
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錄一兩

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披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穆愔中書令邢劭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勅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立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

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旣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卿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卽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爲兼長

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
前五百戶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
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
情踐祚之後勅命左右箱入栢閣以預定策之功遷驃
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
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畫足弼答曰蓋謂人
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
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恠邢云聖人設教本由
勸獎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
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

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
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
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漸精
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
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
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
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
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覩雖孟軻觀眸賢愚可察鍾生
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
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

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不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虵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

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歎況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鴛黃母爲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旣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復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

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旣上聞顯祖發忿遂徙弼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勅行海州事卽所徙之州在州秦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

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勅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弼儒雅寬恕允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黃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

嫁顯祖內銜之弼特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蕤第四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諡曰文肅蕤臺卿並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蕤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底史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

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蕤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爲其聾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搴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大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

北齊書卷二十四 齊傳 一五
藏器未有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
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
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
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邛邛輔
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北齊書卷二十四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孫奉傳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北史作鳳陵

陳之康傳卒于彭城郡贊治○北史作贊務

杜弼傳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按秦名二字疑誤

雖孟軻觀眸賢愚可察○毛氏本孟軻作蔣濟

黃母爲鱉○臣範按鼈疑作龜事見後漢五行志北史

李士謙傳亦有黃母化龜之語化鼈乃宋士宗之母
見晉書五行志

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旣二有何可兩立○臣範此
旣字上疑有脫誤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張纂字微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柔乾太守纂初事尔朱荣又爲尔朱兆都督長史爲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誕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以纂參丞相軍事纂性便僻左右出內稍見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啓滅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壽張伯魏武帝未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爲行臺守晉陽以纂爲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邨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令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爲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

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位侯景作亂潁川招引西魏以纂爲南道行臺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州刺史會世宗入爲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攻圍東楚仍拔廣陵涇州數城斬賊帥東方白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步騎數千鎮防北境還遷護軍將軍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尔朱兆拜

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世宗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鑊鑊頭施釘火船將至卽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鑊向岸火舡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

琚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揚潁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都督二豫揚潁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等七城皆下之亮性質直勤力彊濟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黷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卒於位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少而貞
謹頗曉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行參軍義旗建
高祖擢爲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
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參軍後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
及軌左右以贓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
徵爲丞相府倉曹顯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都
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轉祕書
丞遷尚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
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
深真僞難辯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

笑曰卿欲學郅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
之賜以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累遷
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
得祿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
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
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邪耀曰何爲其然乎
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
厲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祖臨
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不應
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忠

貞平直溫恭廉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
刺史諡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
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爲定州刺史以起爲榮典
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爲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
世宗嗣事出爲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爲相
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卽阼之後起
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驅
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爲西兗州刺史紜劾禁
止歲餘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陽二年又加祠

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
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爲
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吏事郡辟功曹
未幾與太守率戶赴義旗署防城都督除瘦陶縣令高
祖以遠閒習書計命爲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
軍務深爲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
爲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遠勲舊將用爲
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爲太中大夫河清初
加衛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

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大夫武平初卒遠爲治慕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畧高祖以爲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

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祕書監廢帝卽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閒謀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

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尒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紘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尒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相知及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爲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

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楊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胃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

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紘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

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
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
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
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彊弩多據
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
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
之德克已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
詔令羣臣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
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
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

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
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曰從
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卽正
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
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曜起徐遠紘峻奉日高昇凌風遠振樹死拒
關終明信順

北齊書卷二十五

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張纂傳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山東拒守。○臣荃按神

武本紀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則此

延是誕字之譌

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八

薛琚

敬顯儁

平鑿

薛琚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彪子魏
徐州刺史琚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為典客令每引客
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
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琚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

乾隆四年校刊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

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寃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取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不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進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

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也以琚爲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衆甚盛宜先經畧琚以爲邢杲聚衆無名雖疆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杲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杲杲降軍還顥遂入洛天穆謂琚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琚宿有能名深被禮遇

軍國之事多所聞知。瑛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瑛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陷故昌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欽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竝不令置。

瑛久在省闈，閉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媼逸放恣，瑛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言，逐前妻子。氏不認其子，家內怨忿，竟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爲羽林監。高祖臨晉州，儁因使謁，見與語，說之，乃啓爲別駕。及義舉，以儁爲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令儁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

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畧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汚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尔朱王命世之雄杖義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尔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參軍前鋒從平鞏密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

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尔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卽啓授征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卽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卽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

都官尚書令

北齊書卷二十六

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薛琬傳父彪子○一本彪作豹

正元中行洛陽令○元應作光

竟相告列○竟別本北史俱作競

敬顯儁傳字孝英平陽人○北史作陽平太平人

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

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長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靺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尔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遠送誠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撫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

與諸將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竝有功高祖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推爲名將興和初卒

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畧少與高祖相知北邊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榮併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
一
尔朱榮以爲別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侯
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元
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戰結盟
而罷元旣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
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忌元智勇知元懷
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
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
東出靈州刺史曹湜女嬀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
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
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

陽守高高持金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
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
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
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
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剋捷降下天保初
封扶風郡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
薨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
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
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

好說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剋豐遠慕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平西將軍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游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

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釣之竝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該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諡曰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尔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常沉敏有膽畧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爲附化守與万俟受洛干東歸高祖嘉之上爲撫軍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
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
府封平陽公除洛州刺史常啓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
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
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
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餼唯經
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
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
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滄
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
諡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
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狼家以爲軍導祚
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尒朱
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
總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邠
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儀
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閻魏咸陽守父雋都水使
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中從尒朱天光
平關右孝武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

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粲爲并州長史累遷
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
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
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
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不得廩祿畧不相及其不顧恩義
如此

北齊書卷二十七

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可朱渾元傳遣平陽守高嵩○一本嵩作崇

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北齊書卷二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別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

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旣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囚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爵

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青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

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浪河以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彧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

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關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畧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尙公主王侯娶

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旣
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
身事迤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
母嫁女則教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
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
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
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與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
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
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克數
右不克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

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
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
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
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
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
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
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
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
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
之設甚於祭粢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

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尙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

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尙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告暉業終如其言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尙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

兎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辯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壘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旣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免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諡曰文侯

元韶字世胄魏孝莊之侄避尔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學美容儀初尔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榮陽太常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賊逼客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尙或矜愍况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後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尙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

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婿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脩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剝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韶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

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爲之
久不食魚

贊曰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北齊書卷二十八

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元斌傳頗為齊文襄愛賞○

臣範

按本書於齊文襄不

應稱齊

元韶傳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賊逼客恐不免

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况諸

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

臣範

按此疑

有舛誤北史云為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

副謂客曰云云兩史情事互異

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子湛 渾弟繪

李璵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為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

齊未幾而尔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機永安
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
渾爲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
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
圍城復踰晦朔烏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
夜襲徑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
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城徒損軍士諸
將遲疑渾乃決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
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
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

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
東郡太守以贓徵還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渾抗言曰將
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除太子少
保時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
注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
共攻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
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
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師渾妾郭氏在州干政納貨
坐免官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

陳使副龔爵涇陽縣男渾與弟繪偉俱爲聘梁使主湛
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
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
內外異之以爲非常兒也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河
間邢晏卽繪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
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王蕭寶夤引爲主
簿記室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邕辟爲從事
中郎徵至洛時勅侍中西河王祕書監常景選儒學十
人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义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

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
爲錄議素長筆札尤能傳受緝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
初世宗用爲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
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
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帝問繪高相今
在河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爲形
容高相作何經畧繪曰黑獺遊魂關右人神狀毒連歲
凶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畧不世畜銳觀釁攻昧取亡勢
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
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

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
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
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俱
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曰猛獸因鬪而斃自
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祖東巡郡國在
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卿
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
不次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鶴羽繪答
書曰鶴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
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

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旣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
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
而屈沉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景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籍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
冀州司馬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
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
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
及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自
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
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竝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孫父韶並有重名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進璵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卽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女妻穆提婆子懷魔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瑾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理六子彥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

並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錄璵從弟曉字仁畧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余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俊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義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釋

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兖州
 刺史時穆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
 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兖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為兖
 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
 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
 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
 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
 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
 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
 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

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
 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
 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
 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
 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
 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
 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
 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
 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世宗

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卽元禮之姊也魏收又
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
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
收但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入周卒於始州別駕

北齊書卷二十九

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李渾子湛渾與弟繪偉。○北史偉作緯

李渾弟繪河間守崔謀。○北史謀作諶

李渾族子公緒又撰質疑五卷。○北史質疑上有禮字

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架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為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為書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慎後臨光州啟暹為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說之以兼丞相

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劭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鄺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

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遇以殊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勅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史佐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

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竝是吾對門
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
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
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
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
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
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
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親爲擁之而授轡魏帝
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
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

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
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
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
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謂暹曰我
尚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高祖
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
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
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
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
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宴乃歸侵曉

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喜擢奏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

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鑣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臣讌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右

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妨常山王私謂
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亦杜口
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卒帝撫靈
而哭贈開府達拏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
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
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
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讐

高德政字士貞渤海蓀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
敏慧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叅軍知管記事甚相
親狎高祖又擢爲相府掾委以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

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
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纘戎事重
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違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
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
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
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竝因
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
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決自請馳
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
至帝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事

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勅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兔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敦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竝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

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敦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今撰禪讓詔册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畧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 九
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
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
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
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漏泄不
果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
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
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
深入通奏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遞運有
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
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

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卽付
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靜云安置朕何
所復若爲去楊愔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
仗衛而去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
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
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屨欲與六宮別可
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不獻歛掩涕嬪趙國
李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
帝登車出萬春門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
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

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等封藍田縣公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渤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等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卽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

聞尔病我爲尔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尔頭卽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氈輦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卽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讐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畧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爲記室叅軍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爲開府長史時勲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爲冠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

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歛容曰朕旣無德何以當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日知無不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 九
在領軍府議定又勅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事
啓聞昂奉勅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勅之後
彌自警勗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
尉卿昂本性清嚴凡見黷貨輩疾之若讐以是治獄文
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官預讌升射堂
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
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
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
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
復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

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
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御所曰歷思
羣臣可綱紀省闈者唯冀卿一人卽日除爲兼右僕射
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
正者言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
正僕射明日卽拜爲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
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卒祠部尚書昂
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
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爲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
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昂

情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
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
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所服子液嗣

北齊書卷三十

北齊書卷三十考證

崔暹傳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北史作睦仲讓

高德政傳父顯○北史顯作顯

山提以五月至鄴○臣荃按下文有六日七日八日諸

文蓋史家因受禪大事故特書日以謹之則日誤月
明矣

崔昂傳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北史作
三十四條

北齊書卷三十考證

北齊書卷三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西藥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弟晞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符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鄜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

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
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
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爲宴適
親起與牀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
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廝養之役悅
謝焉坐上皆引滿醢暢昕先起臥閑室頻召不至悅乃
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
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
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
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

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卽正冠
而歛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
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羅
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
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
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
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
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爲笑樂昕聞之故
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顯祖以昕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

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顓嗣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籍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

傷非獠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
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獠吾豈願其必獠但理契無
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獠亦可疑
其是獠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獠而營護雖獠亦無損疑
其非獠而不療儻是獠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
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
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魑飛
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
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
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

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
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
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方卿祿位當亞
吾弟若苟使迴邪致相註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
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
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
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
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
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
王又固諫爭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

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惓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顯顯賴殿下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

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獻欬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扶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

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荅帝臨發勅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乃延晞謂曰

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敞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書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踈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盼蠻斯集雖執謙挹糝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

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旣

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畧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卽徑進也因勅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

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勅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旣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勅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可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人言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

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帝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
聞之笑孝昭崩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
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
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脩
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
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
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
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
被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
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
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
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爲
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
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卷三十一

北齊書卷三十一考證

王昕弟希帶常山王演友一本王作公臣荃按孝昭

紀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神武
在時孝昭並未封王作常山公為是但史家多有追
叙之文王字義亦可通

北齊書卷三十一

北齊書卷三十一 考證

